

白城

档案文物

带你穿越历史长河， 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 {三}

白城出土、全国最大契丹文八角铜镜，长这样！



图为在白城出土的辽代契丹文八角铜镜(现存于吉林省博物院)

我是一面辽代契丹文八角铜镜。1971年6月，在大安市红岗子乡永合村小学，一名小学生在挖土时发现了我，被埋一千多年后，我重见天日。

出土后，人们看清了我的“容貌”。我呈八角形，直径26厘米、厚度0.9厘米、重1900克，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镜面最大、文字最多的辽代契丹文八角铜镜。

我也是在吉林省被发现的第一面契丹文八角铜镜，在我背面刻着辽代契丹文字，契丹铭文为五行，经相关专家研究破译，我身上的文字大意为：“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尘网，天相吉人。”

古人镌刻在铜镜上的铭文，常以相思、祝福、赞美、劝诫为主题，以及对高级志趣的追求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我的主人呢？他想借镜铭表达什么？或许是对生命渺小、时光易逝的感叹，或许是对名利、对欲望的一份清醒与淡然……时间太久，我已经记不得在我身上刻下铭文的那个人是谁了……

我的前身叫“鉴”。“鉴”是古代盛水的器皿，形似大盆，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刚开始没有镜子，人们就用盛满清水用来照影，后来人们用青铜制成镜子照影，故而有铜鉴一说。

研究我的专家说，作为目前仅有的已出土的几面契丹文铜镜之一，我的制作工艺精湛，纹饰清晰，展示了辽代制作青铜器的高超技艺，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还说我作为研究辽代文化及辽代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等方面增添了极为珍贵

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契丹文化和历史提供了珍贵线索。

辽代的先民们晨起对着我梳妆，晚上将我放在枕旁辟邪，长辈们还将我当作聘礼或嫁妆送给一对新人。装(佩)饰、照容、辟邪、赏赐、信物、聘礼、陪嫁、礼品……我的用途多种多样。

千年已过，沧海桑田。我照过了许许多多的人，见证了一段段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映射了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兴衰。

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我现已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目前在白城市博物馆陈列的是我的复制品，大家到吉林省博物院和白城市博物馆都能看到我。

稿件：本报记者 李政孚

美编：刘健雄 供图：白城市博物馆

“暖宝宝”旁狂炫“金代自助”

白城市博物馆三楼展厅的馆藏文物金代三足铁火盆，造型奇特，此火盆口径41.5厘米、腹径39厘米。它在当时的主要用途为取暖、做饭和烤肉，是古代名副其实的“取暖利器”和“烧烤神器”。

狼、獾、鹿、狐狸、兔、羊、鱼……在金代，先民们将狩猎得来的各种猎物放在三足铁火盆中炙

烤、烹饪，待肉类和主食熟透，再倒上一杯美酒，大快朵颐，这份“自助烧烤”别提多美味了。

金代三足铁火盆的另一用途就是取暖。中国北方气候寒冷，女真是游牧民族，四海为家。三足铁火盆为铁制，火盆内盛置干草、秸秆或牛粪等，用以烧火取暖。火盆携带方便，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够随时随地使用。

在辽阔的大草原上，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中，人们在火盆中燃火炙烤食物、做饭取暖。那个时候衣食短缺，燃料匮乏，普通百姓想熬过漫长的冬季并不容易，火盆中的火慢慢熄灭，人们也只能是裹紧身上破旧的皮裘，祈盼春天早点到来。



图为金代三足铁火盆

墨床藏文韵 溢芬芳

周隼

中国文房清供源远流长，文房诸具中，有一小小物件，谓之“墨床”，亦称“墨架”“墨台”，是专门用来承搁墨锭的小案架。前人书写研磨，墨锭遇水润湿，若不妥帖安放，极易沾污他物，故制墨床以搁置。墨床以墨定形，通常不大，一般不过两指宽、三两寸长，恰好承接住一枚炭墨，犹如墨之卧榻。

虽然墨床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但见诸历史文献很晚。宋初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所述仅限笔、墨、纸、砚；南宋末年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将文房用品列为10项，并无墨床；成书于明初的《格古要论》将文房用具分为13类，也无墨床；明末屠隆的《考盘余事》一书，列出的文房器物已发展到45种，且功能明确，已

有了笔搁、笔床、笔船、墨匣、糊斗、腕枕，却仍无墨床。直到清代，墨床才始见于记载。清乾隆年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大量制造玉文具的记载，其中便有相当数量的玉墨床。比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匠作”记载：“文竹盘二件，内盛文竹笔筒、墨床、镇纸、水盛、砚盒随绿石砚……交江宁织造曹寅着照样作成，文竹笔山二件，发往杭州，交寅保照样配做笔山二件，其盘内糊雪花锦垫。”由此可见，墨床已成为清乾隆时期成套文房用具中必不可少的品类。

墨床多为木、玉、瓷所制，从传世的墨床来看，玉质墨床最多，也最为精致。玉质墨床温雅圆润，置于书案之上，极有情趣。目前所见最早的墨床为明代器物，明代由于制墨业繁荣，墨床

也随之流行，大都线条劲挺、棱角分明，表面纹饰极浅，呈平面化，有的干脆制成光面，通体不加以任何雕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白玉镂雕荔枝蟠龙长方墨床，呈几案形，明代朴素浑厚之风极为明显。

明代墨床除玉质外，还有木嵌玉材质，但传世品极为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明代紫檀木嵌玉墨床，内嵌青玉片，玉色泛黄，并有大片白绺。全器似一部摊开的书卷，作两页面，一侧高，一侧低，玉片嵌于较高的一侧书页上。

清代是案头文玩的鼎盛时期，墨床的制作材质也从古铜、玉质，扩展到紫檀、陶瓷、漆器、琥珀、玛瑙、翡翠、珉等。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紫檀雕“福寿富贵”纹墨床，整体为书

卷状，面上凸雕团寿为主纹饰，四周环绕四个勾云纹，两侧分别浮雕蝙蝠和牡丹，蝙蝠的两翼与牡丹的枝叶相互呼应，组成对称的纹样造型，蕴含“福寿富贵”的吉祥寓意。紫檀纹理清晰，工艺制作精湛，可谓雅趣怡然。

清代玉墨床多为几案形，造型简单，线条圆润，床面多有纹饰，雕工与明代相比更为细腻、层次分明。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代青玉几式墨床，由青玉雕琢而成，形似案几，双足内卷，呈云头状。墨床面两端浅雕兽面纹，下附木座，造型优美，形制舒展，风格清雅，小巧精致。清代木墨床也多用玉镶嵌床面，红白相衬，别有韵味。

清代瓷质墨床较多，最常见的是几案形墨床、笔架两用器物。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茶叶末釉墨床，呈长方几案状，高2.8厘米、长10厘米、宽3.7厘米，床面平坦，两侧为圆弧形向内卷曲，形成案足，外观类似于宋代木案几样式。案面下有4个乳钉，左右案足下各有5个乳钉足，均呈青灰色。全器遍施茶叶末釉，釉色于墨绿中闪黄、闪褐；几案边缘部分则留有黄褐色轮廓线，如古旧家具经年形成的磨痕一样；几案下面中央刻有残缺阴文篆书“成化年制”4字2行款，是乾隆时期仿明成化年间作品，无论是造型还是器物对应的磨痕，皆可达乱真的程度。

清末出现了液体墨汁，还制作出储存墨汁的铜质墨盒，携带更为便利，加之良材几近殆尽、制作工艺渐显衰弱，墨床鲜见创新，渐从文房用品中淡出，开始失去实用价值，只作为艺术品收藏欣赏。



清代紫檀雕“福寿富贵”纹墨床。



清代仿明成化款茶叶末釉墨床。